

第四章 家庭作业摄影

“从前，有一个国家——我并不是指我们的这个，也不是上一个，我指南斯拉夫王国。”

菲利波维奇先生停顿了一下，看了看他的手表，瓦尔特眯着眼睛对准摄像机的取景器，把焦距调整到成像更舒服的位置。

现在是早上七点半，从餐厅的窗户里可以看到街道对面的公寓楼有零星的橙色灯光在晨雾中幽幽亮起。

菲利波维奇先生接着他的思路说下去。

“南斯拉夫王国，这是一个王国——”

“它理所当然是个王国。”母亲正穿过餐厅，一边给兹拉塔披上一件小毛坎肩一边笑着打岔。

“没错！它理所当然是个王国，但是它的国王可并非是我们南斯拉夫人理所当然的统治者。”菲利波维奇先生搂着膝盖上的兹拉塔，把这次幼稚的访谈当作了难得的家庭教育机会，“人民过不了多久就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当我们最终驱逐了纳粹，我们没有迎回流亡的王室而是建立了联邦——”

“那是铁托元帅建立的！”

兹拉塔高兴的嚷嚷出来，看得出她很喜欢铁托元帅。

“没错，正是这样。”菲利波维奇先生摸着他小女儿的脑袋，“新的南斯拉夫联邦臣服于铁托元帅，可是从前遗留下来仇恨和偏见不会。

菲利波维奇先生的语气开始变得沉重。

“我们的上上代人，他们身处叛乱战争和侵略战争中央。为了自保，许多人选择加入民族武装：塞尔维亚人的切特尼克，相对应的，我们克罗地亚人中间的纳粹分子管自己叫乌斯塔沙。

你知道乌斯塔沙们彼此怎么打招呼吗，兹拉塔？如果在道路上遇见，他们一个说‘为了祖国！’，而另外一个回应‘时刻准备！’”

兹拉塔出神的听着她父亲讲述的历史故事，嘴巴里喃喃的念叨着那些打招呼的话。

“历史课里可从没教过这些....爸爸，那么切特尼克呢，他们互相之间说什么？”

“我可不知道。”她的爸爸微笑着耸了耸肩，“我祖父有个兄弟是乌斯塔沙，这些都是他后来告诉我的。”

兹拉塔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事，嘴巴张成了圆形。

她的父亲温柔的说下去。

“没必要觉得羞愧，兹拉塔，要坦诚的面对事实——”

“是吗？我们结婚的时候你可从和我坦诚过你们家里的那些反动分子。”

母亲又一次唠叨着穿过餐厅，她手上拿着兹拉塔换下来的脏外套。

菲利波维奇先生惯于表情严肃的脸这时候忽然有些微妙的困窘，兹拉塔在他膝盖上忍不住大笑出来。

“不要笑，兹拉塔。”菲利波维奇先生喝了一口牛奶，“共和国史，家族史，这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历史，你该总记住这些。”

“总之，各民族武装之间从一开始拒绝互相信任，渐渐演变成武装屠杀。屠杀的受害者包括妇女和孩子，还有无辜的农民，那些战争和屠杀的记忆被深深的刻进幸存者的脑子，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那场残酷内战的回响。”

阳光穿透雾气与玻璃照亮菲利波维奇先生的侧脸，瓦尔特从轿车的鸣笛声判断出萨拉热窝正在苏醒，狂吠的狗从他们的房子附近跑过，兹拉塔提出了她的新问题。

“可是为什么铁托元帅的时代，人民总能团结一致？咱们萨拉热窝前几年还办过冬奥会呢！”

菲利波维奇先生点头同意小姑娘的看法。

“在铁托时代，我们拥有一个强力的政府，以及一个强力的领导人，那时候的南斯拉夫甚至曾经是地中海第二大工业国。

看看如今——1992年——南斯拉夫的工厂已经在八十年代被西方资本掠夺一空，而我们的政府对此无动于衷——他们甚至鼓励这件事。自从铁托元帅去世之后，当权者所作的一切不过是在一步步把这个国家出卖给资本主义。”

母亲又一次路过餐厅，这一次她什么都没说。

“可是电视上不是这么说的，他们总是高喊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兹拉塔的小脸上挂着明显的困惑，她还没从小学毕业，对这一切理解起来有些困难，“就算是外国电台里的批评，也只会提什么人权呀自由呀一类的混账话。”

菲利波维奇先生笑了。

“我们西方的同行会说波黑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为了独立和自由的奋战。”他的笑容比瓦尔特预想的更明朗，“而波黑政府会承认这些，但是无论他们说什么，瓦尔特，记住他们在说谎，记住——绝不相信。”

菲利波维奇先生直直的盯着摄像机，那眼神里有瓦尔特曾经很少见的敏锐和正直。

访谈走近了危险并且吸引人的话题。

“这场战争过后，胜利者会大肆涂抹历史，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本质不过是南斯拉夫的当权者们从八十年代起瓜分人民权利的那场阴谋的延续。

米洛舍维奇或者伊泽特贝戈维奇，他们在电视上对骂并不证明他们有不同的政见——恰恰相反，他们同样老辣，同样贪恋权势，他们引导人民彼此仇恨并且坐稳高位。

谁会在民族战争中做叛徒？谁会质疑领袖？当曾经团结的各族人民被置于彼此仇恨的位置，子弹和怒火向同胞倾泻，当强权把自己伪装成民意。

这正是他们所渴望的。

他们试图在仇恨之上建立新秩序，为此不惜发动战争。”

菲利波维奇先生清了清嗓子。

他在试着避免把某种情绪暴露在孩子们面前暴露出来。

“然而一个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国家绝无机会掌握自己的命运，等到战争结束我们再看看，瓦尔特，那些当权者之中没人会胜出，他们全部都会沦为傀儡——俄罗斯的抑或是西方的。”

菲利波维奇先生结束了他的讲话，这会餐厅静悄悄的。

瓦尔特把酸涩的眼睛从取景器后面移开，他知道这具身体的父亲是个知识分子，可没想过他会说出如此滚烫爆炸的观点。

他是一个好记者，瓦尔特想。

“紧盯着取景器对眼睛不好，”菲利波维奇先生接过那台家庭用摄像机，熟练的把机器架在肩上，“那么——为什么不去问问你妈妈的看法呢，兹拉塔？”

“采访我？得了吧。”

母亲正在餐厅隔壁的水池刷早餐盘子，试着拒绝，菲利波维奇先生却已经玩笑般架起摄像机对准她和她的水池。*

夫妻间的互动渐渐消解了家庭里紧张危险的气氛。

瓦尔特放松了下自己略有酸痛的肩膀，他看到家里已经用上了进口的洗碗机，可是母亲依然亲自手洗。比起政治话题，她更愿意专注完成家务。

“一个劳动妇女有什么好采访的？去萨拉热窝的大街上看看，那里有的是。”

然而兹拉塔是个大胆任性的小姑娘，并且一点也不害怕她母亲。

“来吧，妈妈！就当帮我完成家庭作业！”

她在这个家庭拥有横行霸道的权力，不惜撒泼打滚也要把全家人采访一个遍。

“这是我的妈妈，塔尼亚·阿克玛季奇，她是波斯尼亚族，她的家族从1905年起就住在萨拉热窝了——”

“兹拉塔！你这淘气小姑娘！”

母亲塔尼亚是一位乐观的劳动妇女，瓦尔特看得出她很喜欢兹拉塔，所以难以拒绝她，“要我說什麼，政治？我不懂政治，但是我懂得你们的父亲。”

“你们的父亲念过大学，没错——可他依旧过于天真，”母亲塔尼亚头也不抬，“战争，动乱——我们萨拉热窝人见得多了，在铁托时代，你们父亲这样的大学生连头一次肃反都撑不过去。”

这个劳动妇女非常骄傲于她在斗争年代积累的丰富经验。

她把手上的泡沫涂满兹拉塔的脸蛋，接着得意的回到洗碗池旁。

“你知道铁托元帅的忠诚的老萨拉热窝人会做什么？他们可不会自我怀疑，也绝不破坏团结——要是有人有狗崽子敢于进攻萨拉热窝，就让他们尝尝人民的铁拳！”

“请建起街垒，消防队员和人民警察必须首先应战，请市民同志武装自己，男人第一波上，如果男人没有了，那么妇女同志顶上，如果妇女同志也没有了，那么请点燃萨拉热窝：绝不留给敌人一砖一瓦。”——我还把这句话抄在少先队员笔记本上了呐！”她脸上浮现起当人回想起伟大的回忆的那幅神色，“你们的曾外祖父，我的亲爷爷，他在这个城市当过地下党，他的全家人都给纳粹公开处死了，可他从没出卖过一个同志。”

“地下党！”兹拉塔显而易见也没听说过这件事。

她为自己从未问过这些家族往事有些苦恼，同时还有些天真的骄傲。*

而她的母亲开怀大笑，连一向严肃的菲利波维奇先生也被逗笑了。

“千真万确！你的亲曾外祖父是个光荣的地下党，战后还参加了铁托格勒大阅兵，被铁托元帅本人亲自表彰。”

母亲塔尼亚滑稽的学着那些阅兵式上的士兵们的敬礼，端起她洗好的盘子放进碗柜。

顺手拽过一支毛巾擦干净兹拉塔的小脸之后，忙碌的家庭主妇转身又抱起全家人扔在脏衣篮里的衣服。

“好了，你这淘气小姑娘！大人可还有正经事要干呐，去！去烦你哥哥吧！”

菲利波维奇先生则微笑着把摄像机调转过来对准瓦尔特。

瓦尔特看得出这位父亲并不像表面上那么严肃，他甚至有些纵容兹拉塔在他的家庭里由着性子

而得益于这样的纵容，兹拉塔没像瓦尔特曾经见过的其他小女孩那样丧失了大胆而放松的天性。

“这是我的哥哥瓦尔特！他在自由人队踢前锋，半个赛季就进了十七个球！”

“实际上，是自由人的青年队——”

“谈谈吧，瓦尔特，”菲利波维奇先生依旧微笑着，显得胸有成竹，“我记得你是一个热心政治的年轻人。”

“我？”

瓦尔特忽然之间有些手足无措，他还没准备好直面这些家人。

摄像机镜头上方的红点亮起来，那是电量即将耗尽的标志。

“我.....我醒来的时候险些被那些塞尔维亚人堵在病房里，”瓦尔特尚且有些犹豫，但是正在渐渐鼓起勇气，“如果不是米兰，妈妈会在外头大街的路灯上找到我。”

“这使你仇恨塞族人吗？”

菲利波维奇先生不再微笑，他只是不置可否的，像个真正的记者似的继续提问。

“不，我不恨他们，”菲利波维奇先生的问题闪电般穿透迷雾直指向核心，在这一刻瓦尔特终于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我恨战争，并且惧怕它。”

兹拉塔跪坐在沙发上，小姑娘正困惑的咬自己的手指；她的父亲依旧没有发表什么评论；而母亲塔尼娅一只手按着晃动的洗衣机一边有些忧虑的看着瓦尔特。

这里是安全的。

家是安全的。

“如果是除了我之外任何一个萨拉热窝人在那间病房里，他现在一定死了，他不必做什么坏事，不必支持公投或者敌视塞族人——杀死他的可能是一颗子弹，或者撬棍——在萨拉热窝其他地方，这样的凶案到处发生着。无论行凶者曾经属于什么民族，战争已经把人变成杀人的暴徒，他们杀死同胞，而被他们所杀的人们就在前一天还与他们共同分享着这世界，”连瓦尔特自己都没意识到他已经不寻常的激动起来，“我们不该身处这样的仇恨漩涡中央，我们只是普通人——我们应该离开这里，永远的离开萨拉热窝。”

“我们应该立刻坐飞机到中国去，父亲。”

“嗯——中国？”

Cover:

生气的叉腰教育他，

“劳动人民可没那些坏毛病！”

合唱。

现在瓦尔特几乎爱上了这个家。

兹拉塔抗议他拿走自己的本子，但是被他，一边嘟囔着“奇怪的馅饼”一边就把作业本的账忘到了脑后。